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45
6

六



文庫 11
D 45
6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六

真十

譏惑

抱朴子曰澄濁剖判庶物化生羽族或能應對焉毛
宗或有知言焉干攫識往歸終知來玄禽解陰陽地
蠃遠泉流著龜無以過焉甘石不能勝焉夫唯無禮
不廟貴性厥初遠古民無階級上聖悼混然之甚陋
愍巢穴之可鄙故構棟宇以去鳥獸之羣制禮數以
異等威之品教以盤旋訓以揖讓立則罄折拱則抱
鼓趨步升降之節瞻視接對之容至於三千蓋檢溢
之隄防人理之所急也故儼若冠於曲禮望貌首於
五事出門有見賓之肅閑居有敬獨之戒顏生整儀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六



010190550910

48-12427

於宵浴仲由臨命而結纓恭容暫廢情慢已及安上
治民非此莫以蓋人之有禮猶魚之有水矣魚之失
水雖暫假息然枯糜可必待也人之棄禮雖猶覩然
而禍敗之階也魯秉周禮暴兵不加魏式干木銳寇
旋旆大楚帶甲百萬而有振槁之脆強秦殺函襲嶮
而無折柳之固豈非棄三本而喪根柢之攸召哉矧
乎安逸觸情喪亂日久風績教沮抑斷之儀廢簡脫
之俗成近人值政化之蚩役庸民遭道網之絕紊猶
網魚之去水罟圍獸之出陸羅也喪亂以來事物屢
變冠履衣服袖袂財制日月改易無復一定乍長乍
短一廣一狹忽高忽卑或粗或細所飾無常以同爲

使其好事者朝夕放効所謂京輦貴大眉遠方皆半
額也余寔凡夫拙於隨俗其服物變不勝故不變無
所損者余未曾易也雖見指笑余亦不理也豈苟欲
違衆哉誠以爲不急耳上國衆事所以勝江表者多
然亦有可否者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謂違本邦之他
國不改其桑梓之法也況其在於父母之鄉亦何爲
當事棄舊而強更學乎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
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如中州有鍾元常胡孔
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竝用古體俱足周事余謂
廢已習之法更勤苦以學中國之書尚可不須也況
於乃有轉易其聲音以效北語旣不能便良似可恥

可笑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此猶其小者耳乃有遭喪者而學中國哭者令忽然無復念之情昔鍾儀莊舄不忘本聲古人躓之孔子云喪親者若嬰兒之失母其號豈常聲之有寧令哀有餘而禮不足哭以洩哀妍拙何在而乃治飾其音非痛切之謂也又聞貴人在大哀或有疾病服石散以數食宣藥勢以飲酒爲性命疾患危篤不堪風冷幃帳茵褥任其所安於是凡瑣小人之有財力者了不復居於喪位常在別房高牀重褥美食大飲或與密客引滿投空至於沈醉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惜哉余之鄉里先德君子其居重難或并在衰老於禮唯應續

麻在身不成喪致毀者皆過哀啜粥口不經甘時人雖不肖者莫不企及自勉而今人乃自取如此何其相去之遼緬乎又凡人不解呼謂中國之人居喪者多皆奢溢殊不然也吾聞晉之宣景文武四帝居親喪皆毀瘠踰制又不用王氏二十五月之禮皆行七月服于時天下之在重哀者咸以四帝爲法世人何獨不聞此而虛誣高人不亦惑乎

光緒歲在闕逢涸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六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六

三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盧家塾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七

刺驕

抱朴子曰生乎世貴之門居乎熱烈之勢率多不與
驕期而驕自來矣非夫超羣之器不辯於免盈溢之
過也蓋勞謙虛已則附之者衆驕慢倨傲則去之者
多附之者衆則安之徵也本脫之徵也三字去之者
多則危之診也存亡之機於是乎在輕而為之不亦
蔽哉亦有出自卑碎由微而著徒以翁肩斂迹偃伊
側立低眉屈膝奉附權豪意林作趨因緣運會超越
不次毛成翼長蟬蛻泉壤便自軒昂目不步足器滿
意得視人猶芥或曲晏密集管絃嘈雜後賓填門不

復接引或於同造之中偏有所見復未必全得也直
以求之差勤以數接其情苞苴繼到壺榼不曠者耳
孟軻所謂愛而不敬豕畜之也而多有行諸云是自
尊重之道自尊重之道乃在乎以貴下賤卑以自牧
非此之謂也乃衰薄之弊俗膏肓之癘疾安共爲之
可悲者也若夫偉人巨器量逸韻遠高蹈獨往蕭然
自得身寄波流之間神躋九玄之表道足於內遺物
於外冠摧履決藍縷帶索何耳與俗人競幹佐之便
僻修佞幸之媚容効上林喋喋之嗇夫爲春蠶夏蠅
之聒耳求之以貌責之以妍俗人徒覩其外形之粗
簡不能察其精神之淵邈務在皮膚不料心志雖懷

英抱異絕倫邁世事動可以悟舉世之術言發足以
解古今之惑含章括囊非法不談而茅蓬不能動萬
鈞之鏗鏘侏儒不能看重仞之弘麗因而蚩之謂爲
凡憤夫非漢濱之人不能料明珠於泥淪之蚌非泣
血之民不能識夜光於重崖之裏蟪蛄屯蚊眉之中
而笑彌天之大鵬寸鮒游牛迹之水不貴橫海之巨
鱗故道業不足以相涉聰明不足以相逮理自不合
無所多怪所以疾之而不能默者願夫在位君子無
以貌取人勉勗謙損以永天秩耳抱朴子曰世人聞
戴叔鸞阮嗣宗傲俗自放見謂大度而不量其材力
非傲生之匹而慕學之或亂項科頭或裸袒蹲夷或

濯脚於稠衆或溲便於人前或停客而獨食或行酒而止所親此蓋左衽之所爲非諸夏之快事也夫以戴阮之才學猶以跣踣自病得失財不相補向使二生敬蹈檢括恂恂以接物競競以御用其至到何適但爾哉況不及之遠者而遵修其業其速禍危身將不移陰何徒不以清德見待而已乎昔者西施心痛而臥於道側姿顏妖麗蘭麝芬馥見者咸美其容而念其疾莫不躊躇焉於是鄰女慕之因僞疾伏於路閒形狀旣醜加之酷臭行人皆憎其貌而惡其氣莫不睨面掩鼻疾趨而過焉今世人無戴阮之自然而効其倨慢亦是醜女闇於自量之類也帝者猶執子

弟之禮於三老五更者率人以敬也人而無禮其刺深矣夫慢人必不敬其親也蓋欲人之敬之必見自敬焉不修善事則爲惡人無事於大則爲小人紂爲無道見稱獨夫仲尼陪臣謂爲素王則君子不在乎富貴矣今爲犯禮之行而不喜聞遄死之譏是負豕而憎人說其臭投泥而諱人言其汙也昔辛有見被髮而祭者知戎之將熾余觀懷愍之世俗尚驕褻夷虜自遇其後羌胡猾夏侵掠上京及悟斯事乃先著之妖怪也今天下向平中興有徵何可不共改旣往之失脩濟濟之美乎夫入虎狼之羣後知賁育之壯勇處禮廢之俗乃知雅人之不渝道化凌遲流遁遂

往賢士儒者所宜共惜法當扣心同慨矯而正之若
力之不能末如之何且當竹柏其行使歲寒而無改
也何有便當崩騰競逐其闕昔之徒以取容於若曹
邪去道彌遠可謂爲痛歎者也其或峨然守正確爾
不移不蓬轉以隨衆不改雅以入鄭者人莫能憎而
知其善而斯以不同於己者便共仇讎而不數之嗟
乎衰弊乃可爾邪君子能使以亢亮方楞無黨於俗
揚清波以激濁流執勁矢以厲羣枉不過當不見容
與不得富貴耳天爵苟存於吾體者以此獨立不達
亦何苦何恨乎而便當伐本瓦合舖糟握泥劓足適
履毀方入圓不亦劇乎夫節士不能使人敬之而志

不可奪也不能使人本脫敬之至使人十不憎之而
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之而榮本作行從羣猶
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擯之而操不可改也故分定計
決勸沮不能干樂天知命憂懼不能入困瘁而益堅
窮否而不悔誠能用心如此者亦安屑草靡萍浮以
索鑿枘劂乎禮之所棄者之所爲哉抱朴子曰聞之
漢末諸無行藏本作無徒盧本作無行據自相品藻
次第羣驕慢傲不入道檢者爲都魁雄伯四通八達
皆背叛禮教而從肆邪僻訕毀真正中傷非黨口習
醜言身行弊事凡所云爲使人不忍論也夫古人所
謂通達者謂通於道德達於仁義耳豈謂通乎褻黷

而達於淫邪哉有似盜跖自謂有聖人之道五者也
此俗之傷破人倫劇於寇賊之來不能經久豈所損
壞一服而已若夫貴門子孫及在位之士不惜典刑
而皆科頭袒體踞見賓客既羣書治要作毀辱天官又移染
庸民後生晚出見彼或已經清資藏本作彼或以經
清之資脫見字從
羣書治要校正
舊寫本作經濟或佻竊虛名而躬自爲之則凡夫便
謂立身當世莫此之爲美也夫守禮防者苦且難而
其人多窮賤焉恣驕放者樂且易而爲者皆速達焉
於是俗人莫不委此而就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清白
之操業長以買官而富貴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飾也
其黨與足以相引也而無行之子便指以爲證曰彼

縱情恣慾而不妨其赫奕矣此敕羣書治要作整身履道而
不免於貧賤矣而不知榮顯者有幸而頓淪者不遇
皆不由其行也然所謂四通八達者愛助附己爲之
履不及納帶不暇結攜手升堂連袂入室出則接膝
請會則直致所惠則得多屬託則常聽所欲則必副
言論則見饒有患則見救所論薦則蹇驢蒙龍駿之
價所中傷則孝已受商臣之談故小人之赴也若決
積水於萬仞之高隄而放烈火乎雲夢之枯草焉欲
望肅雍濟濟後生有式是猶炙冰使燥積灰令熾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七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廬家塾

光緒歲在闕逢涸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八

百里

抱朴子曰三台九列坐而論道州牧郡守操綱舉領其官益大其事愈優煩劇所鍾其唯百里衆役於是乎出誅求之所叢赴牧守雖賢而令長不堪則國事不舉萬機有關其損敗豈徒止乎一境而已哉令長尤宜得才乃急於臺省之官也用之不得其人其故無他也在乎至公之情不行而任私之意不違也或父兄貴重而子弟以聞望見選或高人屬託而凡品以無能見敘或是所宿念或親戚匪他知其不可而能用此藏本作也等亦時有快者不爲盡無所中也

要於不精者率多矣其能自効立勉修清約夙夜在
公以求衆譽懼風績之不美恥知己之謬舉慙矣庸
猥之徒器小志近冒于貨賄唯富是圖肆情恣慾無
止無足藏本作元止无足從舊寫本改在所司官知其有足賴主人
舉劾彈糾終於當解慮其結怨反見中傷不敢犯觸
而恣其貪殘矣如此黎庶亦安得不困毒而離叛離
叛者衆則不得不屯聚而爲羣盜矣夫百尋之室焚
於分寸之隸千丈之陂潰於一蟻之穴何可不深防
乎何可不改張乎而秉斤兩者或舍銓衡而任情掌
柯斧者或曲繩墨於附己選之者既不爲官擇人而
求之者又不自謂不任於是蒞政而政荒牧民而民

散或有穢濁驕奢而困百姓者矣或有苛虐酷烈而
多怨叛者矣或有閹塞退憤而庶事亂者矣或有滌
倒疏緩而致弛壞者矣或有好興不急而疲人力者
矣或有藏養逋逃而行凌暴者矣或有不曉法令而
受欺弄者矣或有以音聲酒色而致荒湏者矣或有
圍碁樗蒲而廢政務者矣或有田獵遊飲而忘庶事
者矣或有不省辭訟而刑獄亂者矣百姓不堪起爲
寇賊釁於發聞寘于叢棘虧君上之明益刑書之煩
而民之荼毒亦已深矣夫用非其人譬猶被木馬以
繁纓何由騁迹於追風以壤龍當雲雨安能耀景於
天衢哉若秉國之鈞出納王命者審良樂之顧眄不

令跛蹇廁騷駮冒昧苟得聞於自量者慮中道之顛
躓不以駑鷁服鸞衡則何患庶績之不康何憂四凶
之不退三皇豈足四五帝豈難六哉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廬家塾

光緒歲在閏逢涸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八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九

接疏

抱朴子曰以英逸而遭大明則桑蔭未移而金蘭之
協已固矣以長才而遇深識則不待歷試而相知之
情已審矣飄乎猶起鴻之乘勁風翩乎若勝鱗之躡
驚雲也若以沈抑而可忽乎則姜公不用於周矣若
以疏賤而可距乎則毛生不貴乎趙矣若積素行乃
託政則甯戚不顯於齊矣若貴宿名而委任則陳韓
不錄於漢矣明者舉大畧細不悛不求故能取威定
功成天平地豈屑稱薪而爨數粒乃炊并瑕弃璧披
毛索麤哉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廬家塾

光緒歲在闕逢涸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九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

鈞世

真十一

或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難曉今人
意淺力近故露而易見以此易見比彼難曉猶溝澮
之方江河螻垤之竝嵩岱矣故水不涸崑山則不能
揚洪流以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韻
焉抱朴子答曰夫論管穴者不可問以九陔之無外
習拘闔者不可督以拔萃之獨見蓋往古之士匪鬼
匪神其形器雖冶鑠於疇曩然其精神布在乎方策
情見乎辭指歸可得且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
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

簡編朽絕亡失者多或雜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
難知似若至深耳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
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瞻麗也毛詩者
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濊博
富也然則古之子書能勝今之作者何也然守株之
徒嘍嘍所翫有耳無目何冝謂爾其於古人所作爲
神今世所著爲淺貴遠賤近有自來矣故新劍以詐
刻加價弊方以僞題見寶也是以古書雖質樸而俗
儒謂之墮於天也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礫
也然古書者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爲學者之山淵
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其中然而譬如東甌之木長

洲之林梓豫雖多而未可謂之爲大厦之壯觀華屋
之弘麗也雲夢之澤孟諸之藪魚肉之下脫雖饒而
未可謂之爲煎燉之盛膳渝狄之嘉味也今詩與古
詩俱有義理而盈於差美方之於士竝有德行而一
人偏長藝文不可謂一例也比之於女俱體國色而
一人獨閑百伎不可混爲無異也若夫俱論官室而
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
叔畋盧鈐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竝美祭祀而
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豔乎等稱征伐而
出軍當作車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則舉條
可以覺焉近者夏侯湛潘安仁竝作補亡詩白華由

庚南陔華黍之屬諸碩儒高才之賞文者咸以古詩
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賢之所作也且夫古者事事醅
素今則莫不彫飾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至於罽錦麗
而且堅未可謂之滅於蓑衣輜輶妍而又牢未可謂
之不及椎車也書猶言也若入談語故爲知有疑作音
胡越之接終不相解以此教戒人豈知之哉若言以
易曉爲辨則書何故以難知爲好哉若舟車之代步
涉文墨之改結繩諸後作而善於前事其功業相次
千萬者不可復縷舉也世人皆知之快於曩矣何以
獨文章不及古邪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一

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一

省煩

抱朴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彌綸人理誠爲曲備
然冠婚飲射何煩碎之甚邪人倫雖以有禮爲貴但
當令足以敘等威而表情敬何在乎升降揖讓之繁
重拜起俯伏之無已邪往者天下又安四方無事好
古官長時或修之至乃講試累月督以楚撻晝夜修
習廢寢與食經時學之一日試之執卷從事案文舉
動黜謫之罰又在其閒猶有過誤不得其意而欲以
爲以此爲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此墨子所謂累世
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究其事者也古人詢于芻蕘

博採童謠狂夫之言猶在擇焉至於墨子之論不能
非也但其張刑網開塗徑狹人事備王道不能曲述
耳至於譏葬厚刺禮煩未可棄也自建安之後魏之
武文送終之制務在儉薄此則墨子之道有可行矣
余以爲喪亂既平朝野無爲王者所制自君作古可
命精學洽聞之士才任損益免於拘愚者使刪定三
禮割棄不要次其源流總合其事類集以相從其煩
重遊說辭異而義同者存之不可常行除之無所傷
損卒可斷約而舉之勿令沈隱復有凝滯其吉凶器
用之物俎豆觚觶之屬衣冠車服之制旗章采色之
美宮室尊卑之品朝饗賓主之儀祭奠殯葬之變郊

祀禘祫之法社稷山川之禮皆可減省務令約儉夫
約則易從儉則用少易從則不煩用少則費薄不煩
則滌事者無過矣費薄則調求者無苛矣拜伏揖讓
之節升降盤旋之容使足敘事無令小碎條牒各別
令易案用今五禮混撓雜飾紛錯枝分葉散重出互
見更相貫涉舊儒尋案猶多所滯駁難漸廣異同無
已殊理兼說歲增月長自非至精莫不惑悶躊躇岐
路之衢愁勞羣疑之藪煎神瀝思考校叛例嘗有窮
年竟不豁了治之勤苦決嫌無地呻吟尋析憔悴決
角修之華首不立妨費日月廢棄他業愁困後生眞
未央矣長致章句多於本書今若破合雜俗次比種

稷刪削不急抗其綱較其令炳若日月之著明灼若
五色之有定息學者萬倍之役弭諸儒爭訟之煩將
來達者觀之當美於今之視周矣此亦改燒石去血
食之比無所憚難而恨恨於惜懷推車遲於去巢居
也然守常之徒而卒聞此義必將愕然創見謂之狂
生矣夫三王不相沿樂五帝不相襲禮而其移風易
俗安上治民一也或革或因損益懷善何必當乘船
以登山策馬以涉川被甲以升廟堂重裘以當隆暑
乎若謂古事終不可變則棺槨不當代薪埋衣裳不
宜改裸袒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一

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二

尚博

抱朴子曰正經爲道義之淵海子書爲增深之川流
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薄之
禪嵩嶽也雖津塗殊闕而進德同歸雖離於舉趾而
合於興化故通人總原本以括流末操綱領而得一
致焉古人歎息於才難故謂百世爲隨踵不以璞非
崑山而棄耀夜之寶不以書不出聖而廢助教之言
是以閭陌之拙詩軍旅之鞠誓或詞鄙喻陋簡不盈
十猶見撰錄亞次典誥百家之言與善一揆譬操水
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猶針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

焉漢魏以來羣言彌繁雖義深於玄淵辭贍於波濤
施之可以臻徵祥於天上發嘉瑞於后土召環雉於
大荒之外安園堵於函夏之內近弭禍亂之階遠垂
長世之祉然時無聖人目其品藻故不得騁驥馭之
迹於千里之塗編近世之道於三墳之末也拘繫之
徒桎梏淺隘之中挈瓶訓詁之間輕竒賤異謂爲不
急或云小道不足觀或云廣博亂人思而不識合鑑
銖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數於億兆羣色
會而袞藻麗衆音雜而韶濩和也或貴愛詩賦淺近
之細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書以磋切之至言爲駮
拙以虛華之小辯爲妍巧真僞顛倒玉石混淆同廣

樂於桑間鈞龍章於卉服悠悠皆然可歎可慨者也
或曰著述雖繁適可以騁辭耀藻無補救於得失未
若德行不言之訓故顏閔爲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
格學本而行末然則綴文固爲餘事而吾子不褒崇
其源而獨貴其流可乎抱朴子答曰德行爲有事優
劣易見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識者
精也夫唯粗也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難
一焉吾故捨易見之粗而論難識之精不亦可乎或
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
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
之格是可識矣文之體略可得聞乎抱朴子答曰荃

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荃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迹韻略之宏促屬辭比事之疏密源流至到之修短蘊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耀不足以及其巨細龍淵鉛鋌未足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足比其輕重清濁參差所稟有主朗昧不同科強弱各殊氣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者便槩之一例斯伯牙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蓋刻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稱援琴者至衆而夔襄專知音之難廢馬千駟而騏驥有邈羣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容蓋有遠過衆者也且文章

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末之前聞夫上天之所以垂象唐虞之所以爲稱大人虎炳君子豹蔚昌旦定聖謚於一字仲尼從周之郁莫非文也八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文之所在雖賤猶貴犬羊之鞞未得比焉且夫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譬若錦繡之因素地球玉之居蚌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爾則文章雖爲德行之弟未可呼爲餘事也或曰今世所爲多不及古文章著述又亦如之豈氣運衰殺自然之理乎抱朴子答曰百家之言雖有步起皆出碩儒之思成才士之手方之古人不必悉滅也或有汪濊立曠合契作者內闢

不測之深源外播不匱之遠流其所祖宗也高其所
絀繹也妙變化不繫滯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凝閤
於一塗之逼促是以偏嗜酸鹹者莫能知其味用思
有限者不能得其神也夫應龍徐舉顧眄凌雲汗血
緩步呼吸千里而螻螳怪其無階而高致鴛蹇患其
過已之不漸也若夫馳驟於詩論之中周旋於傳記
之間而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以至粗求至
精以甚淺揣甚深雖始自髻鬣訖于振素猶不得也
夫賞其快者必譽之以好而不得曉者必毀之以惡
自然之理也於是以其所不解者爲虛誕悞原注力
候切敬
也誠以爲爾未必違情以傷物也又世俗率神貴古

昔而黷賤同時雖有追風之駿猶謂之不及造父之
所御也雖有連城之珍猶謂之不及楚人之所泣也
雖有疑斷之劍猶謂之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起
死之藥猶謂之不及和鵲之所合也雖有超羣之人
猶謂之不及竹帛之所載也雖有益世之書猶謂之
不及前代之遺文也是以仲尼不見重於當時大立
見蚩薄於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
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
月之朗何可許今之才士不減古之枯骨重所聞輕
所見非一世之所患矣昔之破琴斲弦者諒有以而
然乎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廬家塾

光緒歲在閏逢涪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二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二

漢過

抱朴子曰歷覽前載逮乎近代道微俗弊莫劇漢末也當塗端右閹官之徒操弄神器秉國之鈞廢正興邪殘仁害義躡踏背憎卽聾從昧同惡成羣汲引姦黨吞財多藏不知紀極而不能散錙銖之薄物施振清廉之窮儉焉進官則非多財者不達也獄訟則非厚貨者不直也官高勢重力足拔而不能發毫釐之片言進益時之翹俊也其所用也不越於妻妾之戚屬其惠澤也不出乎近習之庸瑣莫戒臧文竊位之譏靡追解狐忘私之義分祿以擬王林致事以由

方回故列子比屋而門無鄭陽之恤高概成羣而不
遭暴生之薦抑挫獨立推進附己此樊姬所以掩口
馮唐所以永慨也干時率皆素飡偷容掩德蔽賢忌
有功而危之疾清白而排之諱忠讜而陷之惡特立
而擯之柔媚者受崇飾之祐方稜者蒙訕棄之患養
豺狼而殲麟虞殖枳棘而翦椒桂於是傲兀不檢九
轉萍流者謂之弘偉大量苛碎峭嶮懷螫挾毒者謂
之公方正直令色警慧有貌無心者謂之機神明徹
利口小辯希指巧言者謂之標領清妍粹突萍鷺驕
矜輕倪者謂之巍峩瑰傑嗜酒好色鬪茸無疑者謂
之率任不矯求取不廉好奪無足者謂之淹曠達節

蓬髮褻服遊集非類者謂之通美汎愛反經詭聖順
非而博者謂之莊老之客嘲弄嗤妍凌尙侮慢者謂
之蕭豁雅韻毀方投圓面從響應者謂之絕倫之秀
憑倚權豪推貨履徑者謂之知變之奇嬾看文書望
空下名者謂之業大志高仰賴強親位過其才者謂
之四豪之匹輸貨勢門以市名爵者謂之輕財貴義
結黨合譽行與口違者謂之以文會友左道邪術假
託鬼怪者謂之通靈神人卜占小數誑飾禍福者謂
之知來之妙盤馬弄稍原注山一角切一夫之勇者謂之上
將之元合離道聽偶俗而言者謂之英才碩儒若夫
體亮行高神清量遠不諂笑以取悅不曲言以負心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三
二
含霜履雪義不苟合據道推方巖然不羣風雖疾而
枝不撓身雖困而操不改進則切辭正論攻過箴闕
退則端誠杜私知無不爲者謂之闇駭徒苦夙興夜
寐退食自公憂勞損益畢力爲政者謂之小器俗吏
於是明哲色斯而幽遁高俊括囊而佯愚疏賤者奮
飛以擇木繫制者曲從而朝隱知者不冝吐其祕算
勇者不爲致其果毅忠謇離退姦凶得志邪流溢而
不可遏也僞塗闢而不可杜也以臻乎凌上替下盜
賊多有宦者奪人主之威三九死庸豎之手忠賢望
士謂之黨人囚捕誅鋤天下嗟噉無罪無辜閉門遇
禍微煙起於蕭牆而熾焚徧於宇宙淺隙發於膚寸

而波濤漂乎四極金城屠於庶寇湯池航於一葦勁
銳望塵而冰泮征人倒戈而奔北飛鋒薦於展闔左
衽掠於禁省禾黍生於廟堂榛莠秀乎玉階雲觀變
爲狐兔之藪象魏化爲虎豹之蹊東序烟燼於委灰
生民焦淪於淵火凶家害國得罪竹帛良史無廢言
金石無德音夫何哉失人故也

光緒歲在闕逢涪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三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廬家塾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四

真十二

吳失

抱朴子曰吳之杪季殊代同疾知前失之於彼不能
改弦於此鑿亂亡之未遠而躡傾車之前軌覩枳首
之爭苒而忘同身之禍笑蟣蝨之宴安不覺事異而
患等見競濟之舟沈而不知殊塗而溺均也余生於
晉世所不見余師鄭君具所親悉每誨之云吳之晚
世尤劇之病賢者不用滓穢充序紀綱弛紊吞舟多
漏貢舉以厚貨者在前官人以黨強者爲右匪富匪
勢窮年無冀德清行高者懷英逸而抑淪有才有才
者躡雲物以官躋主昏於上臣欺於下不黨不得不

推本外三十四
競不進背公之俗彌劇正直之道遂壞於是斥鷃因
驚風以凌霄朽舟託迅波而電邁鴛鳳卷六翮於叢
棘鷓首滯潢汙而不擢矣秉維之佐牧民之吏非母
后之親則阿諂之人也進無補過拾遺之忠退無聽
訟之幹虛談則口吐冰霜行已則濁於泥潦莫媿尸
祿之刺莫畏致戎之禍以毀譽爲蠶織以威福代稼
穡車服則光可以鑒豐屋則羣鳥爰止叱吒疾於雷
霆禍福速於鬼神勢利傾於邦君儲積富乎公室出
飾翟黃之衛從入遊玉根之藻椀僮僕成軍閉門爲
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有魚滄濯裘之儉以竊
趙宣平仲之名內崇陶侃文信之訾實有安昌董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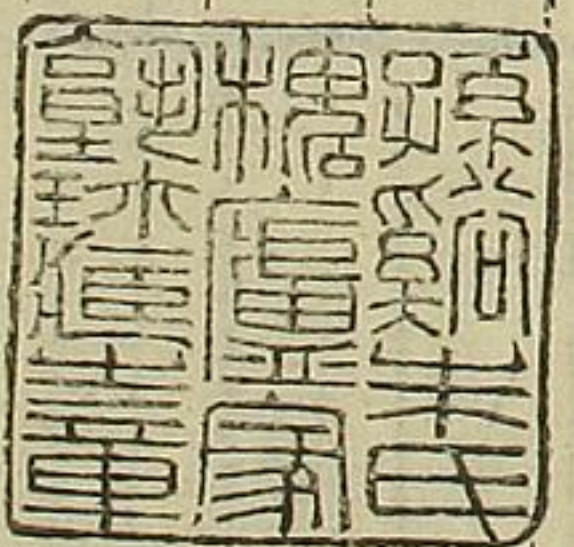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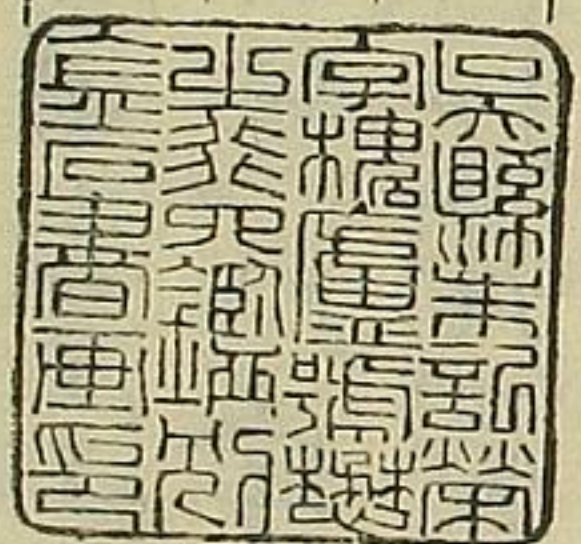
之汗雖造賔不沐嘉旨之俟飢士不蒙升合之救而
金玉滿堂妓妾溢房商販千艘腐穀萬庾園囿擗上
林館第僭太極梁肉餘於犬馬積珍陷於帑藏其接
士也無葭莩之薄其自奉也有盡理之厚或有不開
律令之篇卷而竊大理之位不識几案之所置而處
機要之職不知五經之名目而饗儒官之祿不閑尺
紙之寒暑而坐著作之地筆不狂簡而受駁議之榮
低眉垂翼而充奏劾之選不辨人物之精粗而委以
品藻之政不知三才之軍勢而軒昂節蓋之下屢爲
奔北之辱將而不失前鋒之顯號不別菽麥之同異
而忝叨顧問之近任夫魚質龍文似是而非遭水而

喜見獺卽悲雖臨之以斧鉞之威誘之以傾城之寶
猶不能奮鉛鋒於犀兕騁駑蹇以追風非不思重誅
也非不悅美賞也體不可力無自柰何而欲與之輯
熙百揆弘濟大務猶託萬鈞於尺舟之上求千鍾於
升合之中繼芻狗而責盧鵠之効構鷄鶩而崇鷹揚
之功其不可用亦較然矣吳主不此之思不加夕惕
佞諂凡庸委以重任危機急於曠弩亡徵著於日月
而自謂安於峙嶽唐虞可仰也目力疲於綺粲而不
以覽庶事之得失耳聰盡於淫音而不以證獻言之
邪正穀帛靡於不急而不以賑戰士之凍餒心神悅
於愛媚而不以念存亡之弘理蓋輕乎崇替之源而

忽乎宗廟之重者也鄭君又稱其師左先生隱居天
柱出不營祿利不友諸侯然心願太平竊憂桑梓乃
慨然永歎於蓬屋之下告其門生曰漢必寢耀黃精
載起纘樞紐於太微迴紫蓋於鶉首聯天理物光宅
東夏惠風被於區外玄澤洽乎宇內重譯接武貢楛
原注侯
古切盈庭蕩蕩巍巍格于上下承平守藏本誤作
字從舊寫
本文因循甚易而五弦謚響南風不詠上不獲恭已
之逸下不聞康哉之歌飛龍翔而不集淵蚪蟠而不
躍騶虞翳於冥昧朱華牙而未秀陰陽相沴寒燠繆
節七政告凶陵谷易所殷雷鞠磕於龍潛之月凝霜
肅殺乎朱明之運玉燭不照沈醴不涌郊場多壘嘉

生不遂夫豈藏本作其豈今從舊寫本他哉誠由四凶不去元凱
不舉用者不賢賢者不用也然高概遠量被褐懷玉
守靜潔志無欲於物藏器淵渟得意遺世非禮不動
非時不見困而無悶窮而不悔樂天任命混一榮辱
進無悅色退無戚容者固有伏死乎甕牖安冑銜沽
以進趨揭其不貲之寶以競燕石之售哉孔墨之道
昔曾不行孟軻揚雄亦居困否有德無時有自來耳
世無離朱卓白混焉時乏管青騏蹇糅焉磧礫積於
金匱瑾瑜委乎溝洫匠石緬而遐淪梓豫忽而莫識
已矣悲夫我生不辰弗先弗後將見吳土之化爲晉
域南民之變成北隸也言猶在耳而孫氏輿櫬抱朴

子間之曰二君之言可爲來戒故錄于篇欲後代知
有吳失國匪降自天也若苟諱國惡纖芥不貶則董
狐無貴於直筆賈誼將受譏於過秦乎



光緒歲在闕逢涸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四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廬家塾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五

守壻

抱朴子曰余友人有潛居先生者慕寢丘之莫爭簡
壻土以菴宇銳精藝文意忽學稼屢失有年飢色在
顏或人難曰夫知禮在於廩實施博由乎貨豐高出
於有餘儉生乎不足故十千美於詩人食貨首乎八
政躬稼基克配之業耦耕有不改之樂奇士之居也
進則侶鴻鸞以振翮退則參陶白之理生仕必霸王
居必千金是以昔人必科膏壤以分利勤四體以稼
穡播原菽之與與茂嘉蔬之翼翼收麩秬之千倉積
我庾之惟億出連騎以遊畋入侯服而玉食而先生

之宅此也亢陽則出谷颺塵重陰則滔天凌巨陸無
含秀之苗水無吐穗之株稗糲曠於園廩薪爨廢於
庖廚怡爾執待免之志坦然無去就之謨吾恐首陽
之事必見於今丹山之困可立而須人爲子寒心子
何冥然而弗憂也夫覩機而不作不可以言明安土
而不移衆庶之常事豈翫鮑者忘蘭而大迷者易性
乎何先生未寤之久也鄙人或焉不識所謂夫袞冕
非禦鋒鏑之服典誥非救飢寒之具也胡不眎沃衍
於四郊躬田畷之良業捨六藝之迂濶收萬箱以賑
乏乎潛居先生曰夫曠者不可督之以分雅鄭瞽者
不可責之以別丹漆井鼃不可語以滄海庸俗不可

說以經術吾子苟知老農之小功未喻面牆之巨拙
何異拾瑣沙而捐隋和向炯燭而背白日也夫好尚
不可以一概矧趨舍不可以彼我易也夫欲躋閭風
陟嵩華者必不留行於巨壑意在乎游南溟汎滄海
者豈暇逍遙於潢滂是以注清聽於九韶者巴人之
聲不能悅其耳烹大牢饗方丈者茶蓼之味不能甘
其口鷗鵬戾赤霄以高翔鶻鴂傲蓬林以鼓翼滄隆
殊途亦飛之極晦朔甚促朝菌不識蜉蝣忽忽於寸
陰野馬六月而後息儵鮒汎濫以暴鱗靈虬勿用乎
不測行業乖舛意何可得余雖藜藿之不充而足於
鼎食矣故列子不以其乏而貪鄭陽之祿曾參不以

其貧而易晉楚之富夫收微言於將墜者周孔之遐
武也情孳孳以爲利者孟叟之罪人也造遠者莫能
兼通於岐路有爲者莫能竝舉於耕學體瘁而神豫
亦何病於居約且又處壻則勞勞則不學清而清至
矣居沃則逸逸則不學奢而奢來矣清者福之所集
也奢者禍之所赴也福集則雖微可著雖衰可興焉
禍赴則雖強可弱雖存可亡焉此不期而必會不招
而自來者也故君子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輟其流
則遏其源故道德之功建而參靡之門閉矣姜望至
德而佃不復種重華大聖而漁不償網然後玉璜表
營巨之祚大功有二十之高何必譏之以惰懶而察

才以相士乎夫二人分財取少爲廉余今讓天下之
豐沃處茲邦之褊塉舍安昌之膏腴取北郭之無欲
誠萬物之可細亦何往而不足哉北辰以不改爲衆
星之尊五嶽以不遷爲羣望之宗蟋蟀屢移而不貴
禽魚饜深則逢患方將墾九典之蕪蕪播六德之嘉
穀厥田邈於上土之科其收盈乎天地之閒何必耕
耘爲務哉昔被衣以弃財止盜庾氏以推璧厲貪疏
廣散金以除子孫之禍叔敖取壻以弭可欲之憂牛
缺以載珍致寇陶谷以多藏召殃得失較然可無鑒
乎於是問者抑然良久口張而不能嗑首俛而不能
仰慨而嗟乎始悟立不朽之言者不以產業汨和追

下帷之績者不以窺園消日子以臭籬之甘呼鴛鳳
擗蟹之計要猛虎豈不陋乎鄙哉子之不夙知也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廬家塾

光緒歲在閏逢涪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五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六

安貧

抱朴子曰昔漢火寢耀龍戰虎爭九有幅裂三家鼎
據有樂天先生者避地蓬轉播流岷益始處昵於文
休末見知於孔明而言高行方獨立不羣時人憚焉
莫之或與時二公之力不能違眾遂令斯生沈抑衡
華齒漸桑榆而韋布不改而時主思賢不聞不知當
途之士莫舉莫貢潛側武之陋巷竄繩樞之蓬屋進
廢經世之務退忘治生之事藜藿屢空朝不謀夕於
是偶俗公子造而詰之曰蓋聞有伊呂之才者不久
滯於窮賤懷猗頓之術者不長處於飢寒達者貴其

知變智士驗乎不匱故范生出則滅吳霸越爲命世
之佐入則貨殖營生累萬金之貴夫貧在六極富在
五福詩美哿矣易貴聚人垂餌香則鱸鮓來懸賞厚
則果毅奮長卿所以解纜鼻而擁朱旌曲逆所以下
席扉而享茅土不韋所以食十萬之邑絳侯所以拔
囹圄之囚也故下鄉儉而獲悔咎之辱漂嫗豐而蒙
千金之報先生無少伯之竒略專銳思乎六經忽絕
原注陟 糗良切之實禍慕不朽之虛名恥詭遇以干祿羞
街沽以要榮冀西伯之方畋俟黃河之將清甘列子
之菜色邈全神而遺形何異圖畫騏驥以代徒行之
勞遙指海水以解口焦之渴張魚網於峻極之巔施

釣緡於修木之末雖自以爲得所猶未免乎迂闊也
事無身後之功物無違時之盛今海內瓜分英雄力
競象恭滔天猾夏放命駑蹇星馳以兼路豺狼奮口
而交爭當途投袂以訟屈素士蒙塵以履徑純儒釋
皇道而治五霸之術碩生弃四科而恤月旦之評筐
篋實者進於草萊乏資地者退於朝廷握黃白者排
金門而陟玉堂誦方策者結世讎而委泥濘贄幣濃
者瓦石成珪璋請託薄者龍駿弃林垆黨援多者偕
驚颺以凌雲交結狹者侶跛鱉以沈泳夫丸泥已不
能遏彭蠡之沸騰獨賢亦焉能反流遁之失正今先
生入無儋石之儲出無束脩之調徒含章如龍鳳被

文如虎豹吐之如波濤陳之如錦繡而凍餓於環堵
何計疏之可弔奚不汎輕舟以託迅御飛帆以遠之
交瑰貨於朔南收金碧於九疑迪崔烈之遐武縻好
爵於清時徒疲勞於迷作豈蟬蛻之有期也獨苦身
以爲名乃黃老之所蚩也樂天先生荅曰六藝備研
八索必該斯則富矣振翰摛藻德音無窮斯則貴矣
求仁仁至舍旃焉如夫棲重淵以頤靈外萬物而自
得遺紛埃於險塗澄精神於玄默不窺牖以遐覽判
微言而靡惑雖復設之以台鼎猶確爾而弗革也曷
甯憂貧而與賈豎爭利戚窮而與凡瑣競達哉吾子
苟知商販可以崇寶耕也可以免飢不識逐麋者不

顧免道遠者其到遲也且夫尚父之鼓刀素首乃吐
竒也萬鈞之爲重衝飈不能移簫韶未九成靈鳥不
紆儀也是以俟扶搖而登蒼霄者不充詘於蓬蒿之
杪騁蘭筋以陟六萬者不爭途乎蹇驢之群大孝必
畏辱親之險故子春戰悸於下堂上智不貴難得之
財故唐虞捐金而抵璧明哲消禍於未來知士間利
則慮害而吾子訊僕以汎舟孳孳於潤屋勸隋珠之
彈雀探虎口以奪肉輕遺體於不測觸重險以遠至
忘髮膚之明戒尋乾沒於難冀若乃焚輪傾巖木拔
石飛陽侯山峙洪濤靠巍輕艘塵漂力與心違徒嗟
泣而罔逮乃悟達者之見微也昔回憲以清苦稱高

陳平以無金免危廣漢以好利喪身牛缺以載寶灰
糜匹夫枉死於懷璧豐狐召災於美皮今吾子督余
以誨盜之業敦余以召賊之策進醜酒以獻酬非養
壽之忠益夫士以三墳爲金玉五典爲琴箏講肄爲
鍾鼓百家爲笙簧使味道者以辭飽酣德者以義醒
超流俗以高蹈軼億代而揚聲方長驅以獨往何貨
賄之穢情夫藏多者亡厚好謙者忌盈含夜光者速
剖循覆車者必傾過載者沈其舟慾勝者殺其生蓋
下士所用心上德所未營也於是問者茫然自失請
備門生之末編永寶長生之良方焉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一

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七

仁明

抱朴子曰門人共論仁明之先後各據所見乃以諮
余余告之曰三光垂象者乾也厚載無窮者坤也乾
有仁而兼明坤有仁而無明卑高之數不以邈乎夫
唯聖人與天合德故唐堯以欽明冠典仲尼以明義
首篇明明在上元首之尊稱也明哲保身大雅之絕
蹤也蛸飛蠕動亦能有仁故其意愛弘於長育哀傷
著於啜噍原注上竹交切下子笑切噍也然赴阮窅而無猜入罽羅
而不覺有仁無明故泣趨禍而攸失熾潛景以易咀
生各本如此虛本本作組圭結棟宇以免巢穴選禾稼以代毒烈

制衣裳以改裸飾後舟楫以濟不通服牛馬以息負
步序等威以鎮禍亂造器械以戒不虞創書契以治
百官制禮律以肅風教皆大明之所爲非偏人之所
能辯也夫心不違仁而明不經國危亡之禍無以杜
遏亦可知矣夫料盛衰於未兆探機事於無形指倚
伏於理外距浸潤於根生者明之功也垂惻隱於昆
蟲雖見犯而不校覩彘鯨而改性避行葦而不蹈者
仁之事也爾則明者才也仁者行也殺身成仁之行
可力爲而至鑒玄測幽之明難妄假精粗之分居然
殊矣夫體不忍之仁無臧否之明則心惑僞真神亂
朱紫思算不分邪正不識不逮安危則一身之不保

何暇立以濟物乎昔姬公非無友于之愛而涕泣以
滅親石碯非無天性之慈而割私以奉公蓋明見事
體不溺近情遂爲純臣以義斷恩舍仁用明以計抑
仁仁可時廢而明不可無也湯武逆取順守誠不仁
也應天革命以其明也徐偃修仁以朝同班外墜城
池之險內無戈甲之備亡國破家不明之禍也門人
曰仲尼歎仁爲任重而道遠又云人而不仁如禮何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孟子曰仁宅也義路也人無惻
隱之心非仁也三代得天下以仁失天下以不仁此
皆聖賢之格言竹素之顯證也而先生貴明未見典
據小子蔽闇竊所惑焉抱朴子荅曰古人云好仁不

好學其蔽也愚子近之矣曩六國相吞豺虎力競高
權詐而下道德尚殺伐而廢退讓孟生方欲抑頓貪
殘衰隆仁義安得不勤勤諳諳獨稱仁邪然未有片
言云仁勝明也譬猶疫癘之時醫巫爲貴異口同辭
唯論藥石豈可便謂鍼艾之伎過於長生久視之道
乎且吾以爲仁明之事布於方策直欲切理示大較
精神舉一隅耳而子猶日用而不知云明事之無據
乎乾稱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是立天以明無不包也
坤云至哉萬物資生是地德仁承順而已先後之理
不亦炳然詩云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明明天子令問
不已易曰王明竝受其福幽贊神明神而明之此則

明之與神合體誠非純仁所能企擬也孔子曰聰明
神武不云聰仁又曰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不曰仁王
春秋傳曰明德惟馨不云仁德書云元首明哉不曰
仁哉老子歎上士則曰明白四達其說衰薄則曰失
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易曰王者南面向明不云向
仁也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爲仁由已斯則人人可
爲之也至於聰明何可督哉故孟子云凡見赤子將
入井莫不趨而救之以此觀之則莫不有仁心但厚
薄之間而聰明之分時而有耳昔崔杼不殺晏嬰晏
嬰謂杼爲大不仁而有小仁然則姦臣賊子猶能有
仁矣門人又曰易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人莫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七
大於仁也抱朴子荅曰所以云爾者以爲仁在於行
行可力爲而明入於神必須天授之才非所以訓故
也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廬家塾

光緒歲在闕逢涓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八

志一

博喻

抱朴子曰盈乎萬鈞必起于錙銖竦秀凌霄必始於
分毫是以行潦集而南溟就無涯之曠尋常積而立
圃致極天之高

抱朴子曰騁逸策迅者雖遺景而不勞因風凌波者
雖濟危而不傾是以元凱分職而則天之勲就伊呂
既任而革命之功成

抱朴子曰瓊艘瑤楫無涉川之用金弧玉弦無激矢
之能是以介潔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儒雅而乏
治略者非翼亮之才

抱朴子曰閭風玄圃不借高於丘垤懸黎結綠不假觀於瓊珉是以英偉不群而幽蕙之芬駭峻概獨立而衆禽之響振

抱朴子曰冰炭不銜能於冷熱瑾瑜不證珍而體著疑有誤是以君子恭已不恤乎莫與至人尸居心遺乎毀譽

抱朴子曰衝飈傾山而不能効力於拔毫火鑠金石而不能耀烈以起涇是以淮陰善戰守而拙理治之策絳侯安社稷而乏承對之給

抱朴子曰徇名者不以授命爲難重身者不以近欲累情是以紀信甘灰糜而不恨楊朱同一毛於連城

抱朴子曰小鮮不解靈虵之遠規鳧鷖不知鴻鵠之非匹是以耦耕者笑陳勝之投耒淺識者嗤孔明之抱膝

抱朴子曰涓鈞之鋒驗於犀兕宣慈之良効於明試是以同否則元凱與斗筭無殊竝任則駉騏與駑駘不異

抱朴子曰器非瑚簋必進銳而退速量擬伊呂雖發晚而到早是以鷦鷯倦翮猶不越乎蓬杪鴛鴦徐起顧眄而戾蒼昊

抱朴子曰否終則承之以泰晦極則清輝晨耀是以垂耳吳阪者騁千里之逸軌紫鱗九淵者凌虹霓以

高蹈

抱朴子曰九斷四屬者蘊藻所以表靈摧柯碎葉者
菡蕙所以增芬是以夷吾極檻而建匡合之績應侯
困辱而著入秦之勲

抱朴子曰所競者細則利同而讎結善否殊塗則事
異而藏本作結生舊是以嫫母宿瘤惡見西施
之豔容商臣小白憎聞延州之退耕

抱朴子曰精鈍舛迹則凌遲者愧恨壯弱異科則扛
鼎者見忌是以淮陰顯擢而庸隸悒悒以疾其超武
安功高而范雎飾談以破其事

抱朴子曰必死之病不下苦口之藥朽爛之材不受

雕鏤之飾是以比干匪躬而剖心於精忠田豐見微
而夷戮於言直

抱朴子曰嶧陽孤桐不能無絃而激哀響大夏孤竹
不能莫吹而吐清聲是以官卑者稷卨不能康庶績
權薄者伊周不能臻升平

抱朴子曰登峻者戒在於窮高濟深者禍生於舟重
是以西秦有思上蔡之李斯東越有悔盈亢藏本作
抗今從

抱朴子曰剛柔有不易之質貞撓有天然之性是以
百鍊而南金不虧其真危困而烈士不失其正
抱朴子曰不以其道則富貴不足居違仁舍義雖期

頤不足吝是以卞隨負石以投淵仲由甘心以赴刃
抱朴子曰卑高不可以一槩齊餐廩不可以勸沮化

是以惠施患從車之苦少莊周憂得魚之方多

抱朴子曰出處有冰炭之殊躁靜有飛沈之異是以
墨翟以重繭怡顏箕叟以遺世得意

抱朴子曰適心者交淺而愛深忤神者接久而彌乖
是以聲同則傾蓋而居昵道異則白首而無愛

抱朴子曰舩艦鷁首涉川之良器也櫂之以北狄則
沈漂於波流焉蒲梢汗血迅趨之駿足也御非造父
則傾債於嶮塗焉青萍豪曹剡鋒之精絕也操者非
羽越則有自傷之患焉勁兵銳卒撥亂之神物也用

者非明哲則速自焚之禍焉

抱朴子曰天秩有不遷之常尊無禮

藏本有猶字今從舊寫本刪

犯遄死之重刺是以玄洲之禽獸雖能言而不得廁
貴牲蛩蛩之負屨雖寄命而不得爲仁義

抱朴子曰謗讟不可以巧言弭實恨不可以虛事釋
釋之非其道弭之不由理猶懷冰以遣冷重鑪以却
暑逐光以逃影穿舟以止漏矣

抱朴子曰明主官人不令出其器忠臣居位不敢過
其量非其才而妄授非所堪而虛任猶冰碗之盛沸
湯葭葶之包烈火綴萬鈞於腐索加倍載於扁舟
抱朴子曰豹狐之裘不爲負薪施九成六變不爲龔

夫設高唱遠和不爲庸愚吐忘身致果不爲薄德作
抱朴子曰民財匱夫而求不已下力竭羣書治要作極矣而
役不休欲怨歎之本作難而從羣書治要改不生規其靈之惟永
猶斷根以續枝割背以裨腹刻目以廣明剡耳以開
聰也

抱朴子曰法無一定而慕權宜之隨時功不倍前而
好屢變以偶俗猶刺高馬以適卑車削附蹠以就編
履斷長劔以赴短鞞割尺璧以納促匣也

抱朴子曰止波之修鱗不出窮谷之隘鸞棲之峻木
不秀培塿之卑九疇之格言不吐庸猥之口金版之
高筭不出恒民之懷覩百抱之枝則足以知其本之

不細覩汪濊之文則足以覺其人之淵邃

抱朴子曰桑林鬱藹無補柏木之淒冽膏壤帶郭無
解黔敖之蒙袂然繭繡緇紈此之自出于倉萬箱於
是乎生故識遠者貴本見近者務末

抱朴子曰體粗者繫形知精者得神原始見終者有
可推之緒得之未暎者無假物之因是以晝見天地
未足稱明夜察分毫乃爲絕倫

抱朴子曰芳藻春耀不能離柯以久鮮吞舟之魚不
能舍水而攝生是以名美而實不副者必無沒世之
風位高而器不稱者不免致寇之敗

抱朴子曰忍痛苦之藥石者所以除伐命之疾嬰甲

抱朴子外三十八
五
胃之重冷者所以扞鋒鏑之集潔操履之拘苦者所以全拔萃之業納拂心之至言者所以無易方之惑也

抱朴子曰鸞鳳競粒於庭場則受褻於鷄鶩龍麟雜廁於芻豢則見黷於六牲是以商老棲峻以播邈世之操卞隨赴深以全遺物之聲

抱朴子曰浚井不濞則泥澶滋積嘉穀不耘則蕞莠彌蔓學而不思則疑闕實繁講而不精則長惑喪功抱朴子曰積萬金於篋匱雖儉乏而不用則未知其有異於貧窶懷逸藻於胷心不寄意於翰素則未知其有別於庸猥

抱朴子曰南威青琴姤冶之極而必俟盛飾以增麗回賜游夏雖天才雋朗而實須墳誥以廣智

抱朴子曰丹幃接網組帳重蔭則醜姿翳矣朱漆致飾錯塗炫耀則枯木隱矣是以六藝備則卑鄙化爲君子衆譽集則孤陋邈乎貴遊

抱朴子曰繁林翳蒼則羽族雲萃立淵浩汗則鱗群競赴德盛業廣則宅心者衆舍瑕錄用卽遠懷近集抱朴子曰尋飛絕景之足而不能騁逸放於呂梁凌波泳淵之屬而不能陟峻而攀危故離朱剖秋毫於百步而不能辯八音之雅俗子野合通靈之絕響而不能指白黑於咫尺

抱朴子曰四聰廣闊則義和納景萬仞虛已則行潦
交赴故博采之道弘則異聞畢集庭燎之耀輝則奇
士叩角誹謗之木設則有過必知敢諫之鼓懸則直
言必獻

抱朴子曰能言莫不褒堯而堯政不必皆得也舉世
莫不貶桀而桀事不必盡失也故一條之枯不損繁
林之蒼藟蒿麥冬生無解畢發之肅殺西施有所惡
而不能減其美者美多也嫫母有所善而不能救其
醜者醜篤也

抱朴子曰身與名難兩濟功與神難並全支離其德
者苦而必安用以適世者樂而多危故鷙禽以奮擊

拘繫言鳥以智慧見籠瓊瑤以符采剖判三金以琦
玩冶鑠蘭茝以芬馨剪刈文梓以含音受伐是以翠
蚪覩化益而登玄雲靈鳳值孟戲而反丹穴子永歎
天倫之偉漆園悲被繡之犧

抱朴子曰萬麋傾角猛虎爲之含牙千禽鱗萃鷙鳥
爲之握爪是以四國流言公旦不能遏謗者盈路而
藏本而字在子產
下今從舊寫本子產無以塞

抱朴子曰威施之豔粉黛無以加二至之氣吹噓不
能增是以懷英逸之量者不務風格以示異體邈俗
之器者不恤小譽以徇通

抱朴子曰麟止鳳儀所患在少狐鳴梟呼世忌其多

是以俊又盈朝而求賢者未倦讒佞作威而忠貞者切齒

抱朴子曰多力何必孟賁烏獲逸容豈唯鄭旦毛嬙
麤迅非徒驩騶驥立斷未獨沈閭干將是以能立
素王之業者不必東魯之丘能洽藏本作洽今掩枯
從舊寫本

之仁者不必西鄰之昌

抱朴子曰靈鳳振響於朝陽未有惠物之益而莫不
澄聽於下風焉鴟梟宵集於垣宇未有分釐之損而
莫不掩耳而注鏞焉故善言之往無遠不悅惡辭之
來靡近不忤猶日月無謝於貞明枉矢見忘於暫出
抱朴子曰影無違形之狀名無離實之文故背源之

水必不能揚長流以東漸非時之華必不能稽輝藻
於冰霜

抱朴子曰鋸牙之獸雖低伏而見憚揮斧之蟲雖跼
形而不威故君子被褐窮而不可輕小人軒冕達而
不足重

抱朴子曰逸麟逍遙大荒之表故無機穽之禍靈鶴
振翅玄圃之峯以違罩羅之患何必曲穴而永懷怵
惕何必銜蘆而慘慘畏容故充乎宰割之用者必愛
乎芻豢者也給乎煎熬之膳者必安乎庭立者也

抱朴子曰聰者貴於理遺音於千載之外而得興亡
之迹明者珍於鑒逸群於寒瘁之中而抽匡世之器

若夫聆繁會之響而顧問於庸工非延州之清聽也
枉英遠之才而諮之於常人非獨見之奇識也故與
不賞物者而論用凌儕之器是使瞽者指五色也與
妬勝已者而謀舉疾惡之賢是與狐議治裘也

抱朴子曰驚駭危苦於峻峻之端不樂拂守之役吉
光飢渴於冰霜之野不願犧牲之飽孤竹不以絕粒
易鹿臺之富子廉不以困匱質銅山之豐

抱朴子曰志合者不以山海爲遠道乖者不以咫尺
爲近故有跋涉而游集亦或密邇而不接

抱朴子曰華袞粲爛非隻色之功嵩岱之峻非一簣
之積故九子任而康疑之績熙四七授而佐命之勳

著

抱朴子曰翠虬無翅而天飛騰蛇無足而電驚鼈無
耳而善聞蜎無口而揚聲故臯繇暗而與辯者同功
晉野瞽而與離朱齊明

抱朴子曰官達者才未必當其位譽美者實未必副
其名故鋸齒不能咀嚼箕舌不能別味壺耳不能理
音麤鼻不能識氣釜目不能攄望舒之景牀足不能
有尋常之逝

抱朴子曰路人不能挽勁命中而識養由之射顏子
不能控轡振策而知東野之敗故有不能下碁而經
目識勝負不能徽絃而過耳解鄭雅者

抱朴子曰垂蔭萬畝者必出峻極之嶺滔天襄陵者必發板桐之源邈世之勲必由絕倫之器定傾之筭必吐冠俗之懷是以螭螟之巢無乘風之羽溝澮之中無宵朗之琦

抱朴子曰衝飈焚輪原火所以增熾也而螢燭值之而反滅甘雨膏澤嘉生所以繁榮也而枯木得之以速朽朱輪華轂俊民之大寶也而負乘竊之而召禍鼎食萬鍾宣力之弘報也而近才受之以覆餗

抱朴子曰屠犀爲甲給乎專征之服裂翠爲華集乎后妃之首雖出幽谷遷于喬木然爲二物之計未若棲竄於林薄攝生乎榛藪也故靈龜寧曳尾於塗中

而不願巾笥之寶澤雉樂十步之啄以違鷄鶩之禍抱朴子曰偏才不足以經周用隻長不足以濟衆短是以難知將且不能究陰陽之歷數鵠識夜半不能極晷景之道度山鳩知晴雨於將來不能明天文蛇螻知潛泉之所居不能達地理

抱朴子曰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廟筭不精而窮兵以侵鄰猶鈔禾以討蝗蟲伐木以殺蠹蝮

羣書治要作蝮

抱朴子曰銳鋒產乎鈍石明火熾乎闇木貴珠出乎賤蚌美玉出乎醜璞是以不可以父母限重華不可以祖禰量衛霍也

抱朴子曰志得則顏怡意失則容戚本朽則末枯源淺則流促有諸中者必形乎表發乎邇者必著乎遠抱朴子曰妍姿媚貌形色不齊而悅情可均絲竹金石五聲詭韻而快耳不異繳飛鈎沈簪舉抑而有獲同功樹勲立言出處殊塗而所貴一致

抱朴子曰利豐者害厚質美者召災是以南禽殲於藻羽穴豹死於文皮鱸鯉積而玄淵涸麋鹿聚而繁林焚金玉崇而寇盜至名位高而憂責集

抱朴子曰商風宵肅則絺扇廢登危陟峻則輕舟棄干戈雲擾則文儒退喪亂旣平則武夫黜

抱朴子曰價直萬金者不待見其物而好惡可別矣

條枝連抱者不俟圍其木而巨細可論矣故望洪濤之滔天則知其不起乎潢汙之中矣觀翰草之汪濊則知其不出乎章句之徒矣

抱朴子曰丹華綠草不拘於曲瘁之株紫芝芳秀不限於斥鹵之壤是以受玄珪以告成者生於四罪之門承歷數於文祖者出於頑嚚之家

抱朴子曰善言居室則靡遠不應枉直不中則無近不離是以宋野有退舍之熒或殷朝有外奔之昵屬四環至自少廣之表鹿馬變於蕭牆之裏

抱朴子曰荆卿朱亥不示勇於怯弱之間孟賁馮婦不奮戈戟於俚俠之群英儒碩生不飾細辯於淺近

之徒達人偉士不變皎察於流俗之中

抱朴子曰盤旋揖讓非禦寇之容攢甲纓冑非廟堂之飾垂紳振佩不可以揮刃爭鋒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

抱朴子曰乾坤陶育而庶物不識其惠者由乎其益無方也大人神化而群細不覺其施者由乎治之於未有也故可知者小也易料者少也

抱朴子曰娥英任姒不以蠶織爲首稱湯武漢高不以細行招近譽故澄視於三辰者不遑紆鑒於井谷清聽於韶濩者豈暇垂耳於桑閒

抱朴子曰膚表或不可以論中望貌或不可以核能

仲尼似喪家之狗公旦類朴斲之材咎繇面如蒙俱伊尹形若槁骸及龍陽宋朝猶土偶之冠夜光藉孺董鄧猶錦紈之裹塵埃也

抱朴子曰勛華不能化下愚故教不行於子弟辛癸不能改上智故惡不染於三仁

抱朴子曰至大有所不能變極細有所不能奪故冰霜肅殺不能凋菽麥之茂熾暑鬱陰不能消雪山之凍颼風蕩海不能使潛泉揚波春澤榮物不能使枯卉發華

抱朴子曰泣血之寶仰璣璣以摘景沈閭孟勞須楚砥以斂鋒騶駟待王孫而致遠令質俟隱括而成德

抱朴子曰棲鸞戢鸞雖飢渴而不願籠委於庖人之室乘黃天鹿雖幽飢而不樂芻秣於濯龍之廐是以掇螭之叟忘萬物於芳林垂綸之生忽執珪於南楚抱朴子曰方圓舛狀逝止異歸故渾象尊於行健坤后貴於安貞七政四氣以周流成功五嶽六柱以峙靜作鎮是以宋墨楚申以載馳存國干木胡明以無爲折衝

抱朴子曰得意於丘園者身否而神泰役已以恤物者形逸而心勞故抱甕灌園者歡於台宰嘔餐茹薇者美乎鼎食仗策去幽者形如踞腊夜以待旦者勤憂損命

抱朴子曰仁忍有天淵之絕善否猶有無之覺騶虞側足以蹈虛豺狼掩羣以害生虞卿捐相印以濟窮華公讓三事以推賢李斯疾勝已而殺韓非龐涓患不如而刑孫臆

抱朴子曰用得其長則才無或棄偏詰其短則觸物無可故輕羅霧縠冶服之麗也而不可以禦流鏑沈閭巨闕斷斬之良也而不可以挑脚刺

抱朴子曰小疵不足以損大器短疢不足以累長才日月挾蟲鳥之瑕不妨麗天之景黃河合泥滓之濁不害凌山之流樹塞不可以棄夷吾奪田不可以薄蕭何竊妻不可以廢相如受金不可以斥陳平

抱朴子曰虎豹不能搏噬於波濤之中騰蛇盧本作騰蛇不能登凌於不霧之日摯雉兔則鸞鳳不及鷹鷂引耕犁則龍麟不逮雙峙故武夫勇士無用乎晏如之世碩生逸才不貴乎力競之運

抱朴子曰兩絆而項領則騏驎與蹇驢同矣失林而居檻則狻猊與羆貉等矣韜鋒而不擊則龍泉與鉛刀均矣才遠而任近則英俊與庸瑣比矣若乃求千里之迹於繫維之駿責匠世之勲於劇碎之賢謂之不惑吾不信也

抱朴子曰捐茶茹蒿者必無識甘之口棄瓊拾礫者必無甄珍之明薄九成而悅北鄙者吾知其不能格靈祇而儀翔鳳矣舍英秀而杖常民者吾知其不能敘彝倫而臻升平矣

抱朴子曰達乎通塞之至理者不惰悒於窮否審乎自然之有命者不逸豫於道行故縈抑淵滂則遺愠悶之心振耀宸辰而無得意之色三仕三已則其人也

抱朴子曰否泰繫乎運窮達不足以論士得失在乎適偶舊寫本無偶字營辱不可以才量當作量才時命不可以力求遭遇不可以智違故尚父者老婦之棄夫韓信者乞食之餓子蕭公者斗筲之吏黥布者刑黜之亡隸當其行龍姿於虺蜥之中卷鳳翅乎斥鷃之羣則彼

龍后謂爲其倫

抱朴子曰四靈翳逸而爲隆平之符幽人嘉遁而爲有國之寶何必司晨而銜鑣羈繼於憂責哉有用人之用也無用我之用也徇身者不以名汨和修生者不以物累已

抱朴子曰量才而授者不求功於器外揆能而受者不負責於力盡故滅熒燭者不煩滄海扛斤兩者不事烏獲運薪輦鹽不宜枉騏驥之脚碎職瑣任安足屈獨行之俊矣

抱朴子曰眇澮之流不能運大白之艘升合之器不能容千鍾之物熠燿不能竝表微之景常才不能別

逸倫之器葢造化所假聰明有本根也

抱朴子曰郢人美下里之淫鼂而薄六莖之和音庸夫好悅耳之華譽而惡利行之良規故宋玉舍其延靈之精聲智士招其獨見之遠謀

抱朴子曰瓊珉山積不能無挾瑕之器鄧林千里不能無偏枯之木論珍則不可以細疵棄巨美語大則不可以少累廢其多故叛主者良平也而吐六奇以安上羣盜者彭越也而建引勳於佐命

抱朴子曰五嶽巍巍不以藏疾傷其極天之高滄海混濊不以含垢累其無涯之廣故九德尚寬以得衆宣尼汎愛而與進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盧家塾

光緒歲在闕逢涸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八

